



談《何處尋你》的史料運用書寫

方美芬 ◎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
蔡登山著/印刻
9705/335頁/21公分/350元/平裝
ISBN 9789866631030/783

「要認識作者的真生命，直接而又簡單的方法，是與作者發生個人的交際，讓作者的血流到自己的血管裡來，我們最好是讀作者的日記文和書信文，研究一個作家，日記文和書信文是同樣的重要。」

以上這段話，是注重新文學史料搜集和研究的阿英，以筆名「錢謙吾」在 1932 年 10 月編輯出版的《語體書信文作法》一書所說的。其實，在 20 世紀中國散文的發展進程中，除阿英之外，魯迅、夏丏尊、郁達夫、周作人等散文名家，就已經看到了日記、書信等新文學史料的價值。而阿英自 20 年代步入文壇後，就一直致力於這方面的編輯和出版。

近 80 年來，兩岸對於日記、書信的出版一直不遺餘力，但對於具有特殊價值史料的日記、書信，卻未見在學術研究上，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和功用。而被譽為 20 世紀的中國兩個知識份子——胡適與魯迅，二者對於中國文化有著絕對的影響力，因著「寬容」與「非寬容」的處事態度，其不同的文化脈絡，對照出兩種文化制度所演繹的文化價值對立。而後人

費心費力地蒐集編輯校訂其日記和書信，目的是希望藉由這些直接史料，能夠深入探索他們的真實面貌。

學術的研究，一直是仰賴史料整理作為後盾。1933 年上海文化研究社首先出版胡適早年赴美留學日記《胡適日記》；1937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由章希呂整理編輯的《藏暉室笥記》（1947 年改名為《胡適留學日記》）；1955 年中國大陸為了批判胡適，由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編輯出版《胡適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的一部分日記》、《胡適的一部分信件底稿：一九二六年四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胡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部分日記》。而隨著胡適研究熱潮，華人地區也陸續發掘了《近代學人手跡·三集·胡適給趙元任的信》（1966）、《胡適書信選》（1967）、《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1978）、《胡適來往書信選》（1979-1980）、《胡適秘藏書信選》（1982）、《胡適北大日記選》（1984）、《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84）、《胡適的日記》（1985）、《胡適的日記：流落在外的胡適日記》（1987）、《胡適家書手稿》（1989）、《胡適的日記》（手稿影印本，1989-1990）、《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1994）、《胡適書信集：1907-

1962》（1996）、《胡適家書》（1996）、《胡適日記》（1997）、《胡適家書手跡》（1997）、《胡適文集7書信》（1998）、《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1998）、《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1999）、《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2001）《胡適日記全編》（2001）、《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2003）、《胡適全集》（23-26書信；27-34日記；2003），乃至2004年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不僅帶動了胡適研究工作的多元開展，也讓後人見證一代大師胡適的魅力。

對於晚清至民國時期重要人物日記的出版，史學家余英時肯定《胡適日記全集》「恐怕仍要占第一位」，因為「從1917年至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更難得的是，他在日記中保存了大量反對他、批判他、甚至詆毀他的原始文件，這尤其不是一般日記作者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他的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文，余先生選擇從1910年胡適赴美留學至生命最後階段，提論了與中國現代史進程有關的一些事件，以及生命史上的疑點，藉由日記中的胡適來為自己澄清。而這種追尋歷史的書寫方式，的確彰顯了《胡適日記全集》的價值與意義。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者樊駿先生也認同：「日記、書信是認識作家和把握文學歷史

演進軌跡的重要依據，如果把同時代人的日記、書信匯集起來，可以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幅生動真切的社會歷史背景，具有其他史料難以媲美和無法取代的價值。」

近年來，利用胡適書信和日記所書寫的文章圖書頗為可觀。這5年來，除了上述余英時為《胡適日記全集》所寫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序文外，大概以去年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以及今年5月蔡登山的《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最能引出讀者的閱讀興趣。

一向予人「貧瘠的情感世界」的胡適，自書信日記公開後，突然間人們才注意到，這位提倡自由主義的新文學運動先鋒，原來他的情感並不輸給同時代的友朋。只是善於利用「障眼術」的胡適，「日記、書信裡固然有意矜持，吝於形諸文字。然而，他不但在日記裡預植了『藏銀』的線索，他所留下來的龐大檔案更處處是黃金。」對於這種心態，魯迅分析的最是精到，他說：「讀文人的非文學作品，……遠之，在鉤稽文壇的故實，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後者似乎要居多數。因為一個人的言行，總有一部分願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卻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這並非等於窺探門縫，意在發人的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注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於是細心的文史學家，就從這些線索中，逐漸抽絲剝繭地理出一個個的影像。

余英時先生從日記中，除了談論胡適的



深情知交韋蓮司外，並且具體勾勒出 1938 年胡適與羅慰慈（Roberta Lowitz，後嫁予杜威）一段短暫隱晦的夏季戀曲。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在胡適的日記、書信外，還擴及到詩文與相關的著作文章。該書以胡適為太陽，環繞他的有江冬秀、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曹誠英（曹珮聲）三個月亮，以及哈德門太太（Virginia Davis Hartman，化名Rily）、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nt）、羅慰慈、白沙·何桑（Bertha Hosang）、徐芳、Zing-shan、朱毅農（朱經農之妹）等眾星星。作者採傳記小說筆法，融入北京「胡適檔案」中韋蓮司與曹珮聲寫給胡適的最新公開書信，讓過去的單向私語，化成了一幕幕鮮明的對話。

而善於從史料中拼貼作家真實人生的蔡登山先生，也是運用胡適日記、書信、田野調查與近年來出版的文獻資料，以韋蓮司、陳衡哲、曹珮聲、羅維茲、哈德曼夫人、徐芳、陸小曼的「戀人」，以及李步美、章希呂、羅爾綱、丁文江、顧頡剛、羅隆基、郭沫若、蔣夢麟、王重民和張愛玲的「友人」兩條敘述路線，反襯出胡適個人、社群與學術生活的真實面貌。

擅長將史料與影像熔於一爐的作者，於 2002 年因拍攝「大師身影」系列紀錄片中的胡適一集，才真正地「接觸胡適而且走近胡適」。他「從最基本的十大冊《胡適日記》讀起，再讀幾十冊的《胡適秘藏書信》，記下了一些筆記。繁重的田野調查及拍攝工作，並無暇整理為文，直到影片後製階段，一些原先只

是模糊的概念，得到一些事實的印證，變得越來越清晰了，胡適整個生動的身影慢慢呈現出來了。但是紀錄片的載體並不適合做太多的論辯及史料的引述。因此這些影像之外的探索文字，就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他「將這些史料相互勘證對照」，具體地「呈現出一幅幅完整的歷史圖像」。

該書前半談胡適與韋蓮司、陳衡哲、曹珮聲、羅維茲、哈德曼夫人、徐芳和陸小曼的未完成戀曲。這些似有若無的情愫，讓人看到胡適情感表達的內斂與保守，實與他處在新文化舊道德環境下的現代和傳統的衝擊有關，或許他性格上的缺失，也正是成就他不朽的動力。至如後半書寫的李步美、章希呂、羅爾綱、丁文江、顧頡剛、羅隆基、郭沫若、蔣夢麟、王重民和張愛玲的友人部分，在史料的妥善運用下，則清晰鋪敘了胡適論學、論政觀點。

耿雲志序此書時，警惕「談及純粹個人的生活領域，因其本來具有私密性，所以往往容易刺激人們好奇的心理。基於此種心理，人們對於各種未曾聞見的故事，常取寧信其有的態度，以此，稍不慎，難免厚誣古人。」1939 年 9 月 21 日胡適回信江冬秀中提到引起兩人不快的「徐小姐」。因證據不足，「歷年來的研究者似乎無人知曉，甚至將胡適在這段期間寫的情詩，因找不到人『對號入座』，而將它歸給曹珮聲，認為是胡適舊情難了。」不過，作者從胡適秘藏書信讀到 30 年代女詩人徐芳寫給胡適的情書，採編年敘述方式，將這些詩作與日記中採集到的資訊「相互勘證對照」，並赴外地尋訪到當時尚在的徐芳奶奶，在〈師

生之情難「扔了」？）文末，恭謹地寫下「胡適的喪禮中有著徐芳的身影，胡適的紀念活動中，徐芳多所參加。……她對老師的景仰，從沒有因時間的久遠，而有褪減。『胡先生』不僅是她經常掛在嘴邊的字眼，『胡先生』的生日，她歷經七十多年依舊沒有忘記！一段偶發的戀情，或許是易逝的，但恩師總是難忘的！」而識才的胡適，當年更鼓勵她完成了北大畢業論文《中國新詩史》。

另在〈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一文，記述了爾後以研究太平天國聞名的學生羅爾綱與胡適親密的師生情誼，讀其《師門五年記》，足以羨煞天下師生。

1930年6月羅爾綱搬進胡宅，雖然是「輔助祖望、思杜兩弟讀書，和抄錄太老師鐵花先生遺集」。但是每有好友來訪論學，胡適必會邀其參加，並在治學事上適時點撥。在長期工作中，羅爾綱「深刻體會到考證方法最基本的一個從實際出發、依靠證據解決問題的實事求是的法則。」在胡適照料下，羅爾綱在研究上也漸有所得。但是年輕人總有輕率的時候，第一次發表〈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一文時，胡適教訓他說：「一個人的判斷代表他的見解。判斷的不易，正如考證不易下結論一樣。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給人家推翻。」而見到〈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一文，胡適生氣地又寫信責備並勸誡他：「你常作文字，固然是好訓練，但文字不可輕作，太輕易了就流為『滑』，流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

一分話。有三分證據，然後只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絕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這種「求真精神」，是胡適做學問的真工夫。受胡適研究方法的影響，羅爾綱對史料、史事進行辨偽考信，也是從假設入手，通過考證以求問題的解決。

而「知生莫若師」的胡適，1936年卻拒絕了吳晗的推薦，未讓他接替蔣廷黻教授的中國近代史課程，並辭謝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的聘請。事後，胡適告訴他：「我不讓你到清華去，為得是替你著想，中國近代史包括的範圍很廣，你現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國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況蔣廷黻先生是個名教授，你初出教書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華站不住，你還回得北大來嗎？」羅爾綱聽了，「一腔熱淚，湧上眉睫」，他明白老師並「不以我的愚頑而遺棄我，仍然一樣的為我的前途打算。」而胡適在讀了《師門五年記》後，稱讚這本自傳，是「……沒有見過的創體。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的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

這種近身書寫的動人畫面，本書處處可見。如與胡適亦師亦友情同家人的章希呂，藉由〈另一次近身的觀察〉，作者將「胡適日記殘缺的部分或語焉不詳的地方」，通過《章希呂日記》的考辨訂正，不僅發掘出事實的真意，從而也加深人們對胡適思想風貌的認識。與胡適達半世紀情誼的章希呂，在胡家前後三年多的日子，默默地謄繕、整理了《胡適文存》、《嘗試集》、《四十自述》、《神會和



尚遺集》、《藏暉室笥記》文稿，以及胡適留存北京的藏書遺稿目錄，他是我們在閱讀胡適精彩著作時，最不該忘記的幕後功臣。

我們知道，史料並不只是一個個獨立的檔案，它可以表達出作者的史觀與史學修養。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說：「我的思想受二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因此他強調「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而「胡適和其他學者不同，他的許多學術論點，都見諸於與友人的書信中，與王重民的論《水經注》，可說是最為經典的論學書信。也是胡適做考證研究具體而微的『方法學』」。

在〈要把金針度與人〉一文，作者以1943年11月8日胡適日記中對《水經注》版本問題的看法為引線，再徵引王重民、陳之藩、吳相湘書信，讓我們見識到胡適投注20年時間在《水經注》的研究成果，除了見出其重審這樁學術公案在考證學、校勘學上所下的力度外，其實「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借《水經注》這一學術公案的重審，動搖楊、王、孟諸人的學術權威。」胡適之所以能成為「百世之師」，就在於他有「要把金針度與人」的胸懷。

一般而言，取用史料運用書寫的方式，大體不出余英時、江勇振和蔡登山三種表述筆法。余先生是史家傳統的史料排敘法；江先生

則將史料融入傳記小說裏；蔡先生一向偏好以「個人」為敘事主軸，再匯集同時代人的日記、書信，以及訪查、閱讀出版的研究文獻，藉以還原歷史現場，他往往能「從不注意處」，看出胡適的真實面。對中國近代史頗有研究的中國大陸學者耿雲志，形容作者「有特殊的異稟訓練，他的文章，使整個故事輪廓更顯完整，情節更加連貫，場景分外鮮明，所以讀來特別生動而親切。文中每涉及到一個人物，他都會努力查明其身份、來歷，交代其與中心人物的關係。這顯然是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做到的。蔡先生的鉤稽史實，貫串情節，善用掌故，講求布局與結構使他這本研究胡適的書格外有魅力。」這些評語，不僅論到了作者書寫時的研究與表達方法，對於文人「花邊新聞」的處理，也盡量謹守著「無徵不信」的歷史研究基本原則，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作者引用史料貫串全書的構思，這種尊重事實的求真精神，除了增加本書的可信度，其生動的筆法，確實將史料用活了。

的確，要深入學術研究，資料的整理和利用乃是根本。胡適的日記、書信，並不僅僅是收藏單位的有形財富，它所代表的應該是人類無價的公有財產。從本書中，我們讀到了師生、同窗、朋友、同好間相知相惜的友情，或是對其思想的批語，也讓我們看到一個眾人口中「我的朋友胡適之」，在學術之外一個更貼近生活中的胡適。而從歷史事件中所對比出胡適的思想與文化格局，則更能展現出一個追求自由主義大師的包容氣度。ISEN

參考文獻

江勇振（2007年1月）。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臺北市：聯經。

余英時（2004年5月）。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市：聯經。

汪雁秋（2007年5月）。江勇振著《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讀後感。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1，頁24-29。

阿英（2006年1月）。阿英全集（附卷）。中國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頌平（1984年5月）。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市：聯經。

胡適（1986年7月）。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作品集 18。臺北市：遠流。

蔡登山（2008年5月）。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臺北縣中和市：印刻。

樊駿（1992年11月）。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

魯迅（1999年2月）。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自編文集，第19卷）。中國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

劉廣定（2004年11月）。評《重尋胡適歷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71，頁15-19。

